



新
校

十三

範
評

二

服部文庫
イ 17
2078





正容與順威儀
一篇皆于刑官
以字承

事鹿門曰
一篇以敬
為主且頭
合者詩多
敬的意思
全不整一
敬字作論
員消此法
甚佳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四

東廓先生 鄒守虛 批選
漪園先生 集 吟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論の目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論の目順威儀是故先主制之禮也論の目為冕服采章以旌之論の目為佩玉鳴璜以聳之論の目欲其尊也論の目欲其莊也論の目為可以懾慢也論の目容貌親者人之符表也論の目容貌正故性情治論の目性情治故仁義

言君子教之效

言教之所用力

存仁義存故盛德者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君子者無炎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君夫情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衰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

呂東萊云精細之譚

段段論幽微之當快

文野聯之給之可法

也然惟孔子足以當

此碩德重

人者即良

所謂畏大

說君子可畏也痛切

此一版變化語正顏色遠累慢及中庸謹獨末

言顏師之問亦當

到受方說出一敬字
 隱救鬼神不待見其際耳詩云肅肅鬼神宜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願命之薨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皮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淺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曠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

羅景倫云

歐陽公問

一僧曰古

之高僧有

來去僧然

者何如曰

古人念此

在定慧臨

終安在而

亂世說却

-5 235 35 325" data-label="Text">

是正理如

見服結纓

之類皆是

平日謙定

守虛秀孰

言君子已為之表準
其要在敬

言不慎之言

宋因與南宮萬因
傳爭行遂以局殺
陳寧為微舒射殺
同職而獸弒齊懿
鄭子公弒其君靈公
共見九氏

故能不乱
乃知敬者
微始微終
之學

踐鑄故典
自成一宗
議論

又大段歷
叙敬以造
福肆以取
禍見其當
敬

鄉黨傳稱大人正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
之屈猶然况得志而作干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
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州文王祗
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
而化也禮敗之所由也則有嫫嫫以為階可無慎乎
昔宋閔碎首于墓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闕邱造逆于
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醜是故君子居身也謹在敵也
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故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禍祿從
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君
子之交入也歡而不驪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守而

中論其絕交其誤辨作無絕交無詳明

言終始當敬

言從禮教與否利
害如此

共見九氏
鶉之

臨終沈不
敢忽果是
不可須臾
離

末段復叙
敬肆分而
言內因之
甚言不可
不敬

弟鹿門曰
到末愈有
光耀愈有
餘波犯前
而意思收

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誤辨
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
身思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
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
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
禮無以飾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故盡敬以從禮
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
慢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和驩以傲享傲亡冀缺
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蔽以既醉保祿良
霄以鶉衣喪家子辰以蚘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

無絕交無詳明

言敬為禮之至

足得十分
玲瓏請之
愈見精神

餘波滾上

彼現言德之如也故立以磬折坐以抱鼓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
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鄒東廓評 此篇議論精警詞氣俊揚且顯以敬為之
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

後學珍式云

許穎陽評 敬為書中第一義詎可少此等議論且其
出入經典語據本詞羅網前聞參以獨見

遂成一篇好文

茅鹿門評 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篇殊為快然見
韋長學識其大處

又評意見卓越議論該博場中詩以自當懸卷

○○王命論

班彪

首敘帝堯
立個根脚
所以下去
說列氏承
堯之祚反
更議論以
折服奸雄
之心

後論帝主
之與以申
前意其得
法

正愛敬以
愈見

首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過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久其終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立著于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
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統於
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地所歸往未見運五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祿起在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續文意

此處方靈
一命字控
妙
多亂臣句
得作論人
意
引喻痛切
歷數子
死而以証
神者有命
之命直令
人發聖道
理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道暴亂得奪其劍將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靈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飢饉流隸饑寒道路思存短褐之藪搭石之蓋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步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雁厄會竊其權柄身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平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况吾麼不及數子而欲開奸天位者乎是故為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

又引喻
前段意

此段兩字
匹婦之知
食者以諷
聖可謂悉
至之談豈
之不情亦
奸矣

勿法動換

不奮六駟之用案枕皆案上之材不荷棟梁之任短柱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音東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亦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主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句：敦衍命字

决字安頓
得好微有
敬省屬意

以至成帝
榮也叙高
祖有與王
之德心上
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
敦詩

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
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禹祖其興
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
武有徵應。四曰堯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
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
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起
揮洗。捐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謂洛陽
祖來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
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

按 寬

若延至非
人力也叙
帝有與王
之德心上
後為鬼
神所福
敦語

條陳利害
總叙上意
而波瀾叠
出錦綉華
目正昭謂
洛陽三月
春如錦多
少工夫鐵

以成帝業也。若延靈瑞符應。又可畧闕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
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
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
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不
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帝王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兼切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
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
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格禍戒。超然遠覽。淵然

句之應上

得成

以上語其利以為勿

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車逐鹿之警
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謂不可
度我而望也則福祿流于子孫不祿以其永終矣
器終不寤乃避地于河西

鄒東廓評

以篇因班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
段文字中引段與信布絕人觀觀非有極
思窳慮者不能作此等文章也字者須熟
讀暗記方識其妙

李九棻評

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隱
嘗即以歸漢勸置後避器而歸融即以歸
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效應三
公之命轉辭去視其為貴者王命論叙炎
漢之龍興杜蒙奸之虎視非有卓見者不
能范史贊曰行不喻方言不失正仕不為

立一破字生出許
又文字未

悅之當作從之
達之當作達之

三句是一
論大有以
又釋微字
思舍一篇意

先把利害
兩字論列
起聖人之
知机者下
去九許多
轉折許多
藏個机字
不露

機論上

進貞不虛時
斯言得之矣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
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
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
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
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達之知利而
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主武王知機之君
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
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

議論紛以
與論治机
痛切

前面乎乎
論理必如
突然引証
始有精采

與長論為
且失机
厚君潤國
兩意自是
奇偉

諺謂向韓

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
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
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味之有也漢祖入關不
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
取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以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
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
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
君其薄之於民其怨之於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
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
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壁而

信厚切厚
君之異潤

家潤國之
別設論正

堂文勢歸
落

承接如把
道字对机

字又生
議論

此段又以

時字替机

字翻出許

多又論文
机圓轉可
法

取國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居
冠卿生極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
伊臧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曠之謂
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彙
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伏周武武
季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
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
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
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
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

有氣力有
光祿

句句有抑
的讀之如
層波疊浪
愈覺快人
心目

前而許多
謙論亦盡
有安二段
意了

借齊桓衛
認為得機
得機之証
筆氣滾下

辭極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
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
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鼎
錯所以現謀也退不相時則相白起所以伏劍也取
不相時則招客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親
也語不相時則貶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
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得其機則仇讐變為腹心况其思者乎失其機則親
親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讐能盡管仲之謀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

此如如江
河有巨堤
得吸一障
否則傾瀉
死收入矣

申上大人
竹之則合
于道可

機字与
機械机智
之机不同
與二段判
得有善惡

申上細入
竊之則階
于乱句

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矣反學一
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老子云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
耶我非智耶答曰我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
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
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享太平不知帝力故為國
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
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
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
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獎立言蓋抑揚之旨也且

六仁疑是不仁

以束數句
以六經前
史為用机
準衡又是
變示人
知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六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
用機則克永在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圖昭
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
哉

鄒東廓評

與篇雖非唐文之粹然發明機字透徹
篇內三十餘机字讀者不覺其煩瑣屋中
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
此作亦有一種奇思可與東野序參看
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歸於人事
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
贊出茫茫六經數句文之變幻者無窮矣

王鳳洲評

此評多人物翻出來奇辟之變
無非要市明以合業為本却時為用二句
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歸於人事
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
贊出茫茫六經數句文之變幻者無窮矣

李性學評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李九我評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間議論
周至處亦令人嘆賞不絕

○○本論

六一居士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齧破而愈堅撲
之味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
亦未知其方也金下修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
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
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
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

以去疾之
通喻去其
病之如法
以二句最

蔡閱

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
 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
 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
 代表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
 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
 患之本也此言患所由入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
 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
 之勢也此言去患之本真堯舜三代為政設為井田
 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
 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役以督

王直曰
 物先腐則
 至生人先
 疑則詭入
 所謂乘其
 廢缺而來
 友有失之
 言也

一本竟上有音
 為政作之政

一作征賦

一於下有其

其可正是
 筋脈處

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
 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
 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暇休力之
 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
 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效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
 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
 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九養生喪葬之道
 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為所以悅之使
 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為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
 而次下然
 猶畏數字

數個因字
 順字似誘
 幸即所謂
 使自得之
 也發明三
 代禮義之
 教至有步

已上揚古之立本

下而一位其

見防民之
周誘民之
鴛所以民
不昭乎英
他而佛死
百八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无自入

如。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置。焉。時。相
告。語。而。勸。誘。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
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漫
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面
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
開。且。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
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
此。具。也。此具也。明則佛無由入意。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
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進。而

一、二、反前論今之
此本

世良見治
具不修防
民不用又
有倡而取
之者幾何
不啻而為
佛也

蓋民有餘
力以下議
論取確

言佛亦至
是始盛一
禪尤為瓦
力

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亦。興。時。乘。間。而。出。
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
壞。井。田。最。先。廢。而。燕。苻。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
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
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
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
則。莫。知。所。趨。佛。亦。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
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
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
歸。為。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歸為佛始入中國意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

貞一重及平木

四

十三

焉

暇

欲之本之論

譬喻以一介所守

與否說本立與否

有所勝敗

校一伍位

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此幾句正是原上起下者者乃發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說修本意為民之況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一篇主意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兼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得茶坊今八丸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

王意安頌
在安方有
著者

勝之一字
終不若孟
手云經正
則庶民與
斯無和慮
矣斯與

就渾彌蓋
經正則自
無也
引以始露
其義為勝
佛之本意
即收拾上
文古人文
法多是如
此輕快

有文章苑苑評本

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以自然之勢也

鄒東廓評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錄句斯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必法變正文不體也孟子正經上發出許多議論非有的見者不能也

林次崖評看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規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胥歲時屬民讀法詩表丘道者有禁當是

表同觀

沉

時佛法何緣得至中國今欲去釋氏而不
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
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穴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過之遠矣兼理正當自是人
間不可少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茂孟子經正來榮
却開揚許多議論而在言正大坡所千古
足以資驅並駕蘇東坡曾謂韓如美玉歐
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騾合二篇而俱
足明坡公之巨眼矣

王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
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旁源拔本
之論直與孟子子卑楊墨同功而氣質氣虛
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李九我評

歐公以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
裁鋒傲錐鬪光含彩陳是非利害險金以有
穉余酷好歐文問亦模擬其似而度生

存
當
有

字地白姑
元論絕疵
只以術字
翻一篇文
字最是筆
力萬處盡

○ 諫論上

自註云賢臣不時有忠
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

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恐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

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主淫益甚茅

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

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

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

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存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

如此辯駁
是推得片
兩文字

顛

與處一點
就養精神

百聽矣况虛也者乎不得其術則入君有少不若者
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
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
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
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
恠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
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
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
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
以趙后愛女贖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

大軌莊德

李鹿門云
因事納心
以五次亦
是正當議
論也打頭
一樹空球

茅坤云議
論許悉句
法森然自
是老辛手
段

詞成五彩
巧奪天工

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豎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
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
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主
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年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
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黜生以助秦
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玉偶
笑田文楚人以弓繳威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

請

五者生也 悟懼
富立容五者比五
者又生出明秦南
勇寬

轉得便故
無根

正下正言
足以成功
意

耐字步七
回顧

把送于儀

泰作個版

掉何等雄

健及萬人

敢也

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設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
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
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書激而怒之主雖懦必
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
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
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
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
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
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
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動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
隱語曰有鳥在干阜三年不蜚不鳴是謂為也莊
王曰三年不蜚不鳴將何為乎三年不鳴將何為乎
驚入舉退矣吾知之矣屈數月淫益甚
後與
繆毒通始皇誅毒遷太后諫而友者二十七人第
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也車裂假父秦
撲二弟逐母于雍秦戮諫臣令天下聞之蓋互解
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堂于接之
後歸○秦攻趙士來救于齊士飲以長安君為質
臣竊謂后之愛燕后也長安君曰若何矣不若
長安君之甚右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急其遠亦哀
之矣已行非弗果也祭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計父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有功于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趙趙故以為愛不若燕
后太后○秦使張唐往相與共謀伐趙唐不肯行
曰諾○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

齊趙 囊

如甘羅曰應侯之用秦與文信侯事曰不如
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
立次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趙王亦
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成也張唐乃行○趙王亦
與所澤囚之欲與分趙地乃歸王使者往燕拜
之有勵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吾知張身陳餘何如
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
笑曰君未知兩人之節欲也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
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
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
○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
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
封而三不成者大臣直不聽者也而徒或勝以驕
王破則以集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
攻下無民人之過孤主○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
烈齊者唯君也常曰善○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

也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
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勝而
兵利見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
皮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臣代之
傳器器南則兵○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
至矣楚乃止○帝魯仲連往見以曰秦棄禮義
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有蹈東海
而少耳不顧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主烹醢梁王
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
之禮以號令天下又使女子媵妾為諸侯妃姬梁
王安得宴然而已乎衍再拜曰乃今知○營陵侯
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劉澤高
祖茂昆弟召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于滎澤
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主
子來事召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屋數月田生說張
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
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其

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
令言于太后并封劉澤張卿 辟陽侯幸呂太后
入高之乃遂立澤為卿 耶士 人或毀辟陽侯于
惠帝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往見平原君朱
建連乃求見惠帝幸臣 籍籍說之曰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諛欲殺之今日諫侯且
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
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 梁主以殺袁盎
籍籍送其計果出辟陽侯于獄 故帝使人責之
王始謀友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諫及梁事敗幸
王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徑
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
盜事即窮竟梁主恐誅如此則太后憤愠切齒側
目必貴臣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
太后沒德長君長君之弟幸火兩宮金城之固也
長君乃入言 蘇秦說韓曰鄒諺曰寧為鷄口無
之帝怒解 為牛後今以大主之資挾強韓之

兵而有年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王按 范睢見
劉太息曰寡人雖不自必不能事秦 秦昭王
佯為不知未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睢曰秦安
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王聞之遂
延迎謝睢屏左右王跪而請 卿生謂沛公公左
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倨林使兩女子洗
足罰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
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與俱見長者沛
公輟洗 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
謝之 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
外來見木偶人與主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
曰我生于土敗則煇於土今天雨流子而後未知
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
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有姓以弱方微微加掃雁之上者頃襄王召
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
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弋以勇士為
獵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虞戲也其樂非

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
非特見雁之實也
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
人隱居不仕嗣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夫少三日而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
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願使人人
禮之相國皆
以為上賓

鄒東廓評以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曲實如老

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熟此妙訣下筆自

為圭駭俗

姜鳳阿評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亦不免

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以功形過

引來最得

大旨即是

惟知立論

自是規過

知仁正印

以段全學

莊子九徵

中上與仁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
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
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人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
管龜此何道也故彼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
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宗
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殽得趙衰郭林
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

字衍

同功
趨避二意
是一篇本
旨
未一取勁
拔簡功有
萬鈞之力

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
蠶李與顏淵之簞歌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
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廢
遠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晉侯問寺人勃鞞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郭泰惟而問之對曰離已被矣願之何
蓋泰知其德性勸令者學遂知名常與
使秦西也持婦烹烹之魔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心而
殺之孟孫歸求魔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不
忍而放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曰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魔而不忍又何况
于入乎可以托國

鄒東廓評 此篇明學理于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數
並看較是勁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學士院試

莫坤云始
進兩字一
篇主意
却把破意
剖判得好
三欲字發
明破題字
眼是論承
謀論亦確
李廷机曰
伊官下手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有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

復欲王欲
伯所以見
鞅之三說
為欺君

呂東萊曰
有他鋪張
事實處終
有力量

初出商鞅

也其心固曰彼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鉛要錄伊負其以于湯謂負其
為以滋味說湯乃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
是皆聖以自文耳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
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
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
人其自明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
鞅見孝公言事良又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
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肯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
未入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甚矣鞅之
前於庶也鞅曰吾以疆國進君大悅之耳甚矣鞅之
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

肺肝令他
心慄

呂祖謙曰
此句尤絕

茅鹿門曰
雖不類朱
註然把孔
子意思說
得個圓活
活亦是一
合一意見
各一机軸
文法可取
為則

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忠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
為高論以衛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
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輟變以徇久乎
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
到此孔子從先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
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
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凌遲而大壞
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垂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

鞅字

此意幹旋
得好

引援之語
尤覺得與
題意密切

好議論

言坤云將

孟子曰君子助上孔
子語
度其君度其身
應上伊管事
此段廣上孔孟之意
而接過送下

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
其不合必矣是以人道言也則聖人以世言也則
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
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
樂其心則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
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
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
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
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

收結處有
許多曲折
許多光映
所以前輩
論文謂看
入文章全
在散場時
有不窮之
趣方是你
手此披公
為詞壇第
一處

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
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入乎至于下人君亦然將用
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
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在之君子其進也
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衛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
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
君者也

御東廓評以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
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國語屈到嗜芟之
宗老曰夫芟之子木
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
政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
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
雖微楚國諸產莫不
譽其祭典有之曰國
君有牛享大夫有羊
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
有魚之薦籩豆脯醢則
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
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
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非國語曰內之理國心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德義屈子以禮之末忍心絕
之言吾未敢賢于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道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
建曾無思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楚國司馬子期欲以其
妻為內子下尤史倚
相對曰子夕嗜芟子
木有羊饋而無芟焉
君子曰違而道
據國語不違而
字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

直東坡平生熟讀二書故其先進論文字
橫說豎說唯意所至俊辨痛快無復滯碍
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葉水心評以文架虛行危縱橫變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相當
象鹿門評此文若黃鐘大呂不作鐘錡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嗜芟也也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宗老而屬之曰
祭我必以芟及祥也宗老將薦芟屈建會去之君子

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心絕

其父將芟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

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父如事生况於將
芟下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

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者之際聖人嚴之費於
路寢不歿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故手足之言不
敢不幼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
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
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子孟僖子卒使其子崇

木也
此段以大
不忍意破
辱絕其父
將芟之言
王荆石云
好議論
四句斷破
即子妙手
三引証痛
切

此段總斷
上

茅坤曰玄
思粹語勤
破手木心
事即子木
亦富欽雅

茅坤云文
是一種奇
思
此數句王
是其不虛

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
主極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
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屈
祖个世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必不在民而口腹是
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
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
此乎故曰是必有天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
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
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改
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

社

而道

此段以莫
大之陋破
思其兩樂
意又引曾
元宣子二
事以美子
木

正詞鋒競
長之際常
得柳子心
服
見襄公十
九年

命耶今存艾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
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
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其曾元為存子
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于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也偃視用偃不可舍口林而不范宣子盥而撫
之撫其屍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曰我事
子撫之猶視目猶開視不令于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
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乃與焉此
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太子此

舍

見夢公八
十二年
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

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傳疾孫曰李孫

未引疾石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柳東原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留置不

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予追思其親之禮

庶盡之矣

姜鳳阿評屈建去愛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

二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太中之道而後

世有新予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

也而坡公論之盡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

則韓極詆柳觀論史書則柳極詆韓今觀

續變語則蘇又盡詆柳此正文人詞鋒競

長之際學者尤當於此潛心焉

胡忠泉評屈建亦忍人引到管艾無害于秦祭而存

之不忘本也曷忍去之引况屈到不以愛

而遂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

忍心若是耶柳子非之宜矣蘇子謂其有

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非虛言也暗應
上信哉是言也

董份曰前
以孔子老
氏祭樂故
以聽訟二
語復明其
說以太史
公正應如
文字之易
見者

師古曰破
賦二句謂
去刑刑而
從簡易即
所為而發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甚極也上下相通
道避也吏避於
君民避于吏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濁
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乂安

敦厚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
在嚴酷

湯賓尹評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本綱說到姦偽
萌起上下相通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
至于不振及與時非酷吏抹止安能愉少
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
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
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安

第一綱領

教句應首

萬事之樞機句含後
二設志之得志之失之意

引証

志在故志前定

物莫能動應志之得
尊莫得人應志之失

按引敘節
甚好且詞
法勁徒

此下又說
二段志意

此皆志之
失者

句法頓挫

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出乎伊尹志在
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
竹帛卒興南陽秋仁傑志復唐室卒權借周之數子
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迷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
孰能成益天之功以信天下後去乎予聞志仁義者
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在視夫
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
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
定物莫能動道莫得人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
弗移晉齊之勇弗奪也其矣志之係於人也夫矣

近斷可識矣

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

鄒東廓評以篇文簡而意盡可以風人之冗作者

張洪陽評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

難于警健易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亦
頓挫有起伏有波瀾而極景勁拔處尤有
綽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續文章軌範批評卷之四 終

紆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五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五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過秦論 中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茅坤云以室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殽山秦塞也其山在

弘農滎他縣函谷關名擁據也雍州九州之一京兆府

公所都也有席卷天子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欲盡取之如席卷物囊括擎并吞八荒之心欲盡四海括在囊中此句長

好句法

漢文之不及者

長短錯綜 樓

有頃世有
汝淵
以上叙秦
人并吞之
始
茅鹿門云
余現說所
稱致天下
之士及尊
賢重士之
語攻其人
不沈蘇杜
之偽宜其
不免于敗

上句為偶文法如每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耕織修守戰之具長此句外連衛而闢諸侯
長短不齊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而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美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惜也合從縱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
有孟嘗田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衛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

善乎荆公
之言曰孟
嘗君特雞
鳴狗盜之
雄耳如所
稱得士真
名言哉
大國之士
以下三段
是一套事
為之謀通
其意詞其
女詞意相
而

於是六國之士有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為謀臣齊明周泉陳軫召滑樓緩翟泉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士
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之
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真西山曰
自始皇奮
六世之句
至帝王禹
世之業也
是一大段
總言事定
威振始廢
古道自正
基業中問
句法長短
不齊波瀾
騰湧令人
應接不遑

山諸國河山於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
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六世孝公惠主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封公桓
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以洛都而亡諸侯履至尊
而制六合四地執敲朴擊也長曰朴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秦民更名曰黔首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先王句管到與第十節

然而管到下致句

事坤云自
以為三字
下得精神
惟其自以
為固所以
論成詩以
亡秦前入
下字下句
不苟如此

非有仲尼
墨句以誼
未聞道處

聚之咸陽銷鋒鋦音的兵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華山為城美大之節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處
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德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此第三節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言莫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良將勁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名勝
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
陽之徒也二世元年萬眾天下豪傑並起秦遂以亡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墨句以誼未聞道處

五十六

〇二二

六國與陟比量
見其大小長短
過接到下然字轉說

陶朱公荷頓皆富人也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
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
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
以下言陳三致千金孔叢子曰荷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澁起事歷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白子欲速富當畜生豈
言其人微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荷氏之南滋息不可計十年
足以壞事問貨擬王公故躡足行伍之間驅馳而徂起阡陌
止所以誇富稱陶朱荷頓之中起也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
秦耳
東坡云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餓之其勢必噬人君人者尚處置以董武秦與隋可監也
木為兵鋒力無揭竿為旗言無天下雲集響應如雲之
秦族矣呂云以上言以秦之易下且失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言猶如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矜耰

然字管到為天下
笑者止

文曰此段
棘戰也非鉞於鉤戟長鍛也鉞利也鉤戟長鍛皆兵之
橫上鈎曲也鍛鍛有鐔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
也謂九國時兵罷也也適讀曰滿言涉戍也
也漁陽之眾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卿時之士也言涉之用軍皆不及昔時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招舉莫克青徐揚荆豫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陳
涉而七廟墮孝公至始身歿入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結之末指秦王子嬰皇凡七世身歿入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約之力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并天下

身乘括二
篇意思而
約之力

身乘括二
篇意思而
約之力

事屬... 守言... 只以... 右紀事... 真西山評... 姜鳳阿評... 鄒東廓評... 李九我評...

守言... 只以... 右紀事... 真西山評... 姜鳳阿評... 鄒東廓評... 李九我評...

右紀事

真西山評

姜鳳阿評

鄒東廓評

李九我評

守言... 只以... 右紀事... 真西山評... 姜鳳阿評... 鄒東廓評... 李九我評... 賈生論秦之所... 義雖以... 尤不免况也乎哉

前論責始皇
後論責二世

史作周室卑微

是上有天子也教
句含下二世天下
引領及錢寒之喻
等意

第坤云七
別立一級
先叙近古
無王見秦
之可以守
威定功處
然後責秦
皆是非中
生有死中
水活約議
論

過秦論

賈生

秦并海內... 然鄒風... 微五霸... 衆暴寡... 上有天子... 而仰上也... 秦王懷貪... 廢王道... 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九而後仁義

一正一及論取守

此段惟為始皇計
而其作後為二世
計之基

此下起議

此為始皇
計自是正
理

自是重要

議論

為二世固
策何可有
理蓋能論
素而正允

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詒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不同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
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身之者異也孤獨而有
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主計上立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秦主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
世立天下莫不引鏡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
者甘糟糠天下之謖謖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
為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

已上為二世計說正

帝之過庶
幾可以少
回民心然
余朝二世
果有庸主
之行必不
藉斯高以
行其謀越
十七元而
自立也詎
以是為二
世計過矣

功臣之後建國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
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
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
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
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滑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執之臣無以飾其質而暴亂
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
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

然後已下論階陳
階亂之由

此段與前論意同
詠約言之耳

後以先王之道斷
之

二世之亡
只此四句
說盡

此未以正
大意思開
鎖一篇何
等見識

然後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
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入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
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主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
為非此之謂也

史下有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之二十五字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茅坤曰丙
責而釋極
得諭教休

楊慎曰不
順者已誅
北征匈奴
移師東指
之類是也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
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闐越相誅
右弭番禹太子入朝至也東併闐越後南夷之君
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嚙嚙然皆
御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唐蒙畧通夜郎西夷中又發巴蜀吏卒千
人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塞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
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其指唐蒙

為善未嘗中節將即唐蒙也南夷西越蒙也賔伏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備使者效貢戰爭不然而防備使者道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制謂起軍法將軍帥之驚懼子弟憂長老君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言逃自賊殺亦非入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燧燧人寇則舉燧積薪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屈後觸白刃流矢議不反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或惡生非謂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劫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入臣之道也故有亂符之封析圭而爵

有丁曰作
賦後靡而
作微明切
渾厚其
為而文之
文也

一句責使者有司
一句責不肯愚民
而論之非上意且
教其不忠守及之
老皆論明白森然

王維楨曰映上先以天子青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列漢第在帝城終則遺邊土盡入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形之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華夷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有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歿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毋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厚也其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及亡之罪讓三老孝弟

有開鎖繳
結得緊
積文兼
一收有方
鈞力

不孝

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種類百姓已親見。近縣忍
遠所駭，各山澤之民，不備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
下。意毋忽。與上皆其詳。

樓子齋評

此篇初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錄外，尋實人主
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游不覺又不
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設百姓當
半，不是最善為辭。汲汲告諭之休。

王鳳洲評

長卿以賦為文，故論蜀封禪，辭麗而少骨
賈誼以文為賦，故甲屈賜鳥率直，而無華

報任安書

披選既後，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
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選書，責以進賢之數
遷以少書

司馬遷

報任安書云云

是以獨抑鬱而守
先楚無知己者意
應後誰為俗人言也
乃事不易明也

茅坤曰太
史遷以文
乃天地間
有幾者不
自志操學
可多得作
與長篇大
續不竟重
瑣讀之人
自志操學
者與此長
予議論必
矣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
已為太史公當牛馬之僕。謙辭。司馬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在曩者厚賜書教，以慎於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慙々，懇懇若望。僕不相師

而用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

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刑穢謂被

劓，動而見无欲益反損。

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

誰為之孰令聽之。

言我為誰而為。蓋鍾子期友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

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賞音者。何則士

為知己者用文為說。

已者容若僕，太質已虧缺矣。唯

引論甚切

唯世俄

以不致書
之意

以敘已所
以書書之
意

按修身者
至君子之
林矣言士
所以自正
以起下意

材懷循和循侯珠行若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為樂通
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辱書辭宜答會東芝上來又
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頃吏之間得竭志意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安為天子汝旬月迫季冬將刑僕
又薄從上雍薄迫恐卒然不可為讞言死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窮長
死也言不容書而少卿請畧陳固陋闕然父不報幸
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
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
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于班而列於君子之

此段引証言刑餘
之人不宜擢舉以
不可令已薦士

虛辭治曰
以書以一
厚字為根
目轉愈法
之送孟東
野以一鳴
字作眼目

按僕願先
入至何言
其言已不
能自致功
名申言不

矣故相莫積案於欲利悲其痛于傷心行莫醜於辱死
詎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云靈
同車出舍官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公與夫人
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與魯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樂主也因
同子駟乘袁綽變色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樂主也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人與者皆天下豪傑伏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力錦刑餘人同載於上
迫談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不
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之人奈何令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試僕願先人緒業得待罪贊

漢書選兵作象
俊

色

足持士意
文字駢麗
命讀而愈
可意
王鳳洲曰
常辭處傾
何詞揚精
華慮規權
純固文家
熟致亦標
摘之助

此以下明
得罪之由

較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費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搴旗之功舉取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
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
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願下大夫之
列太史令亦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細維畫
慮今已釐形為掃除之隸在閭閻之中乃欲仰首伸
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蓋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賢

夫字屬上為句已
選李善注義已
屬下為此語亦可

至位中曰
以亦未句
意皆到受
辱者皆且
與下文未
易一二為
俗人言辭
為俗人言
相呼應

員不羈之才長無卿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技出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家也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士中同為侍素非能
相善也理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
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自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天人臣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

以一轉詳

李陵事

何維騏曰

遷所論無

可取者大

柳文過飾

非曲為李

陵地然其

文跌宕奇

偉以如以

之材而因

言事置之

腐利誠可

痛哉

林希元曰

自後數日

至悲夫言

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

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故曰與單于

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自虜救放

扶傷不給糧喪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以單于

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募軍士無不起

躬自滾滾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

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已所以救

陵之意受

柵之由

愈思不日

司馬遷自

謂以言行

卜李陵故

其素所畜

積句素與

大夫絕其

分以句兩

素字相開

章大吉曰

以遷一生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怛悼

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其者已絕而不食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

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於漢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彼摧

之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得路適

會召問即以必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豈

雖耻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

李陵游說遂下物理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

為認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敢

救

中往往借

凌約言曰
連用事字
相喚應

第瑣且歷
指不厚受
辱者以形
已之極辱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
囹圄之中誰可告許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李陵既生降矧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
也蠶室割刑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裕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涼俗之
所輕也選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
俗之所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螻蟻何
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持以為智勇罪
盡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蓄立使然也不固

世段叙起已此無
益乃後數節主張
文以通漢書作不與
能死節

決前生後

刑不上大夫雖為士
齊殺刑說其實
亦慎當時容易
用刑已被此辱

文類曰未遇刑自殺
為鮮明

蕭何曰太
史公作史
記誰得于
足跡始通
之後然其
高不天授
自不可及
尺契固
自一死一
段何苛難
佛何苛憐
概誰其文
以其人真
有千里光
自之原

李廷樞曰
計於未萌則明矣

有二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道理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劫服受辱謂着其次
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
嬰也嬰金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
極矣官刑腐臭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
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罾穿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故士有畫
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鮮明也人早自決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李廷樞曰
計於未萌則明矣

九

十一

漢書文選不觀也

太史公作
周勃傳凡
西叙獄吏
慶多悲酸
即此意且
載勃之言
曰吾嘗持
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
之貴乎與
以見獄吏
則頭搶地
旬千古仇
令人傷悼

箕擄擊幽於圜牆之中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正容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赦趙王張耳子因買高等謀反捕殺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二木在項及手足也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田蚡怒灌夫效灌夫坐罵不敬繫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安在其不辱也由以觀之

此段言已非難決一
先恨志之不遂耳以
過接下說其事

文選注云
言不飲自
裁早至亡
威以出獄
吏繩墨之
外而稍遲
變則至鞭
笞欲引即
擊之不亦
速于知幾
乎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笞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始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綬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刑淮之間呼奴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余有丁日
至以給說
出本意言

此段說書本意

如陸溪並作及

不詳糞土之中者恨于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叙得錯綜有尺有寸

唐碑治日此書當考

所未盡鄙陋沒去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卓異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曠脚兵法修列不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

陸作古今之變

頁下漢書化頁下

餘韻嘯、申言前序意併結辭任安首版之語

劉叙公者方知太史公作史本

凌雅陸曰史記深以刑隱為尊

故通篇不脫一辱字安結言者書隨前辱聊以自解云

李廷机曰

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劫禍惜其不成是以就盡刑而無極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其謂與已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以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其真忠義之節而為卑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卿黨所戮咲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殆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

李廷机曰

此書當考

十五

結言死日是那
乃定應難為俗
人等教語含無
限意

以書太史
公本意批
是却少卿
推賢進士
之教故四
字為一篇
縮領始終
亦自相應

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淚
藏嚴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在感
謂小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
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
祇足取辱取受之歎曰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承意
畧陳固陋謹再拜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然吳楚七國行事謀者多
寃臯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奏強欲稍
侵削數奏基其過惠諸侯主自以骨肉至親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磐石宗
也今成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真德秀曰
與六朝文
之溢鵬也

首二句言
聞音而愈
悲也

蔡清曰然
賜恩德悲
思滿紙讀
之一字一
泪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歡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刺
荆軻不能復食也低謂俯首軻刺秦王寶客
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
已奠曲也又以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
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而嘆息於邑氣短殺今

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一
精微也夫衆煦漂山煦吹煦也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
夫撓椎是以文主拘於姜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悉

凌幼言曰
與等文字
不直叙其
情而持微
緩其詞如
詩比興之
類

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者寡莫為之
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
致至於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紛驚逢羅潛然出深
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言皆驚亂遇法
周可為出居者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
豨蝮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
泰山掃亦布何則物有救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猶
雍塞也閑讒言之徒彘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竊
猶止也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恐傷屋也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啟孝之親鴻毛之重庶

群居黨議以下句應止衆口等比喻尤切

公小味髮也
不煩詞說
文之有收
檢

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
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禱假寐永嘆唯憂
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其以吏所侵
疾之礼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之思焉其後
相主父偃謀令諸侯以利私息自裂地分其子弟而
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
厚息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章惠伯評首段明聞樂而泣之意二三四段明為群
謗所蔽五段明以疎間親六段引詩為結
焦漪園評此與鄧陽獄中書同一體

○○論貴粟

晁錯

干

能字者有意

大謔論大
識見

氣壯者上

漢書作遺力

文法亦自
頓挫

民貧句之逆步

此加言當
務農先陳
不農之害

饑寒字顧上貧
字

聖主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明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瘠瘠病也言無以蓄積多而捐棄瘠病之人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火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

洞曉人情
足稱石面

以段言當
賤金玉亦
先陳貴金
子之害

說珠玉金銀乃後
說商人張本

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饒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以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

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此段與上段相照上段與三四句截生此段只一句
截住皆是文法變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得
化處何等奇律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其能耕者不
蓋古也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
 私自送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
 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
 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賣

王鳳洲曰
 崇悉田夫
 辛勤困苦
 之狀誦之
 惻然真為
 有用文章

又云有以
 兩轉尤可
 心則即節
 挾派民圖
 何以遠過

債漢書作責

梁

託民所以捨本趨末
 之由

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
 者半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日遊都市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士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策
 堅乘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
 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
 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
 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
 得也此下是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

復叙商人
 兼并處乃
 古今通患

王蓮若士
 習業中却
 送以文化
 去

策肥

通達國體

林希逸曰
以幾轉河
湧壘出錯
落可見

言入粟不
勝于車騎
之功

意以入粟為上策
下以封爵為終之

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
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自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謂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言當為卒免其三人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
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
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止

把爵字粟
字又闕收
上又有飲
動入主處
妙妙

廼復破車騎之意入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
所種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之
夫得萬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鄒東廓評 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
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雪航評 鼎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
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
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蘇東坡評 蘇秦之談說鼎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
事情而文詞富贍體制新奇足為作文之
法

上尚德緩刑責

略溫舒

文章範疇平水

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

初即位温舒上書云云

首把桓文
說起有意
見

胡思泉曰
安頓這一
句叫起下
意妙

天命乃一
篇王意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主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
絲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求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改前世之失已下應
前繼變化之後必有
異會之回心

從前許多
議論却把
再句過狂
且開後而
與天合符
及以應天
意二意

叙十失處
詞法甚好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汲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也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干耳虛美

漢書卷九十九

殺劫痛決
本實生而
在當太息
矣

夫人情一
節議論曲

薰氣悉心實相蔽塞以上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
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古絕字生者不可復屬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耳慎寧失不常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岐以刺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懼人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淋漓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味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擇楚之下

吏
為獄吏之

何法蒼勁

直是明目
張膽議論

甚

比喻引起
下意正是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銀鍊而周
內之畏為上所卻良則精蓋奏當之成當謂處雖答
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答繇即何則成練者殺不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
一切媮苟且也不顧國患此去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內
乎真實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凶存者也臣聞鳥為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

已上深言治獄之害

文章沈沈平水

臣

上書本意且收束前而許多說話有照應有關鍵甚妙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五於汙濁人君之善御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庶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去未履和樂與天亡盡天下幸甚

鄒東廓評溫錄呼書詞謙明達援引當理汲中宣帝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興之美也惜哉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可

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林次崖曰把名亭名字作光景以下凡八之意九個名字叔孫在漢武之先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領天子之命作春秋

漢武得鼎以名其奉武帝元符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

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興節且說子至志喜之年

句法可愛
林次崖公
類抄云五
日十日無
雨未必無
麥禾必極
言雨之不
可無不以
辭害意可
乎
胡黃化曰
余今令肥
值早見麥

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
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
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定丁卯大雨三日乃
止似春秋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
相與朴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句法
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
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
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
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早而賜之以雨

禾稿若五
日十五不
雨真無麥
禾乃知蘇
公非空談
也予以太
守公會情
于浮槎山
主神獲雨
今謂此書
言不自禁
併億之以
見天不遺
斯民也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
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段說得雨既以名亭又從而
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缺襦衣使天而雨
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太守天子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味與言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于波國政民生大

林次崖評
說善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自
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
節無一塵俗氣

五言

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于盤也人雖有以意思未必有以筆力未入家手也

張子韶評予聞陳伯修云喜兩亭記自非其張自者未易知也

樓迂齋評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胸次洒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茅鹿門評九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鈞起此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千鈞重

立意似春秋之盟誓

第一版專戒君

第二版專戒臣

以下文法
五言且字
句高古絕
無庸陋之
氣

有氣力有
光陰益以
忠正之氣
發為侃々
之辭自足
維持而
文字如此
使能豪放

政事堂記

李肇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以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以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奪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息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以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茶不賞削茶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稔逆諫

第五段言此堂
可畏

第六段言大臣
可畏亦主戒君

第七段及前段
戒筆此堂者

伊尹段是
摠上意所
以文法自
畏
以下舉宰
相之不資
者為戒
前段以當
時之法未
復慎以青
史之名而
句法亦奇
律

自賢達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
之前有矣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狄有
破家營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謂周
公逐管蔡之不羨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
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惠變成機務傾身相敗不可
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各可以為終身之戒
鄒東廓評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闊闊自有奇妙
處讀者頓覺無厭正業舉者所宜取以為
法者也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
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信可傳
而可法也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原古者言
略之廣
言如諫諫
官責任之
重

名利兩語
尤奇非溫
公不及與
結句三四
語響呼
如飛霜烈
日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官之
律令格式
無出于此
天禧初真宗
真宗詔置諫官不負責其職
事慶曆中仁宗
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
嘉祐八年仁宗
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
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鄒東廓評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末後指各而議一段尤使入臣有敬懼處其文之簡而切者乎

樓迂齋評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職守筆力高簡妙以可以想見其人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關係幸教不可以文字目之凡為官者當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觀省

李九我評此篇當與歐陽公上范司諫並觀而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

煥篇章尤發歐陽所未發真名宰相之言也五卷終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六

東廓先生 柳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 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入文編

終軍

按是對奏 上上甚異 之由是改 元為元符 后數月越 地及匈奴 各王有率 衆來降者 時皆以軍 居為薦屢也言隨帝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

三古帝王頌瑞之
三二柱說南北服化

總收

頌今治之得

引古証今

頌郊祀得瑞之由

言為中
 林希元曰
 洪武美君
 也自麟奇
 卜之應似
 非偶然上
 謂之魏恐
 非終軍所
 對下無符
 會胡越內
 附亦子而
 中耳
 不足不專
 二句言自
 謙也
 王之臣曰
 其文若不
 經思而天
 度音節不
 失其平甚

軍東敵單于古莽字莽慕票騎抗旌昂邪右任化也是降
 高冷而威北暢也若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其
 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不
 歸農刑於刑於宇內矣刑法也成法於宇內履謂不
 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
 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意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勤
 成專神明之敬奉播極於郊宮燔祭地獻享之精交
 神積和之氣塞明靈公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

又引古証今

勸封禪

論順逆明今之瑞

說應

少而老成
 或不能及
 其天與之
 奇才也使
 天假其壽
 所就寧止
 吳我
 按魯僖公
 十五年六
 鶴退飛過
 宋都退飛
 有氣逆驅
 而飛也胡
 安國曰此
 宋異也宋
 襄公以亡
 國之餘欲
 圖伯業六
 鶴退飛不
 自首其德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
 曰休哉今郊祀殊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祭此天
 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
 步元改元年以值白茅於江淮發嘉號午營立以應
 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鶴退飛也象諸侯白
 魚登舟順也象諸侯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今也獸皆兩角明
 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編
 左在襲冠帶要衣裳著中國而蒙化者焉斯拱而送
 之耳斯拱而送

也言卒有
孟之仇又
有必之敗
天之示人
顯矣哉

鳳州云侍
御二句一
痛大指中
間多是說
此二句
李云成功
立名是一
備字眼

出處帝乘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
也又得奇木枝葉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
傳謀群臣終軍對奏上甚異之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恐傷昭有德昭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
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迂齊云不敢斥言專又不自
臣之所以事先主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

辭 毅自負立名之士不

卸云此下
毅自負君
臣相得之
功

鳳州云奉
命奉教之
語先後蓋
見正身毅
所以事先
王之心處
迄今讀之
猶令人河
見忠憫

為立名王宗綱

暗自負綱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昭王見有高世主之心超世出
故假節於魏出關則以節傳以身得察於燕得以身
燕迂齊云毅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使毅得則
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齊云毅錄此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非西山云此
事先主故受命而不辭先主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昭王為齊所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有事
怨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相公霸而最勝之遺書也
其遺風獨練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
勝於他國

此數段叙先王之功
立已亦有成

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許通好之約楚魏齊可大破也先主以為然

解以先王為
故詞亦明
白正大動

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許通好之約楚魏齊可大破也先主以為然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使趙復命然後舉兵以
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主而舉之齊上朝
王盡河北之地皆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財齊人輕
舉兵而屯于濟上卒銳兵長驅至國齊主王遁而走宮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齊國器設於燕太呂陳於元英名故罪及平磨室復歸于磨
室西山不磨室當作磨室徐廣云磨磨也前北之植植於汶篁燕前北

潘

以功立名成應前
為二柱若先王已下
故臣切立善作者已
下一段說名成

魏先王正
見已之有
功處
詞重前意
不重前
鳳州云此
處又應上
功立名成
意分明是
說惠王身
上云

齊主汶上之竹或云竹由日篁謂
前丘生植之物後於汶水汶水自五霸以來功未
有及先王者也先主以為慊於志慊快故裂地而封
之封為昌使得此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迂齊云此教所以事昭王之心緣此受封是以受命不
謹臣聞賢聖之君功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能立功
廢弛故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有先見
成名而不為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
所毀故名足稱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
之疆國夷平收八百歲之蓄積齊自太公至景王
悉為燕昭昭及至燕群臣之日昭王薨故餘教未衰先
王既有昭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度尊度生孽子施及乎前歲

此言已佐
燕之有餘
澤

魏先王正

六

引子胥証已所以欲
若之而不敬

蚤子應上蚤知

免身之功四字見
所以欲先王功之也
若或而不毀
免身註語若依盡仕趙力可

李云援引
甚切而詞
法何等難
練

傾視感測
所結長歌
之悲過於
哭動

三段詞語
類程原有
文法

萌諫小兒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能必其成功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不

其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名闔閭而楚主

迹至到吳破楚昭王夫差弗是也以子胥之言為是

賜之錫萬而浮之江殺子胥盛以錫夷而浮江流

此惠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夫差不信子胥先

故沉子胥而不悔沉子胥于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子胥不早識未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

自去燕之由與不敢其燕之意夫免身之功

燕故曰免以明先王之迹彰明昭王之臣之上計也

遭毀辱之誹謗昭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燕之敵義之所不敢出

也迂齋云叙所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云

篇之意而安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出處樂毅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投臣事之

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

王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真西山評此戰國策說談之辭

茅云交絕
四語古今
為名言
鳳州云以
戰國及魏
之世所有
如教觀其
言教奉教
于君子則
其所學必
有自來矣

續文章範評本

鄒東廓評 殺此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
避真得奏書之體熟此而行文自無燥率
簡畧之患

林次崖評 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
之蘇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寓書論事
首見於鄭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
其臣未與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
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成祖為之是皆弗
獲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枚乘賈誼董維
不越國獲面於君皆以書通矣

樓迂齋評 此書可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
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李性學評 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
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
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
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王鳳洲評 看他自敘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歡
其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放麋之相要莫之
過而肝腸畢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
盡釋萬恨俱消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

如樂毅豈可以孫龐吳由之徒視之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此獨遺忠字古人文字多不拘拘於苛對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此釋上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

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

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

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

渾擊齊拔

廢史作敗

稱下有焉

智也下有二者世主不

臣說士不載

此其時也作此時不再

至

楚攻下有齊之

陰下有而字

言下有小子利下有

大字

借同二字

語簡意盡

在常人必

用許多字

此句法也

守守作害害

存作定

作計猶且

作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

魏文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以全齊之無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共據期年之故則

臣見公之不得也且

燕國云

萬上有以戮下有矣

以下文頗有異同

今不悉改

粟腹乃後

時事此書

擬作無疑

然其人意

氣憤淋漓

筆而成不

暇點檢細

處此太史

愛其千里

而更其托

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

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斷亦右壤謂平存濟北言右壤斷棄而不救志計

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聊城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故言彼此

楚魏退無謀齊者相持昔齊必決之於聊

城公無再言此總結上文言聊城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此下言燕不上下迷惑粟腹將誤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

公聞之乎今燕主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

仿揚人之所能尤足
說人之巧術

壯驪黃也

此段皆誘
惑無將之
辭非實事
也

胡云意思
明快詞句
老練

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歸全齊之兵其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章
機夜墨子九拒之班之械盡
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
全軍甲歸報燕主燕主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
下養百姓以資也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其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穰侯封陶
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
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茅云把策
怯辱三字
反前忠勇
志三字

王云戰國
士有二其
一儀秦輩
挾權勢為
厚利者也
其一魯仲
連廉卿好
急難輕爵
富為名高
者也約之

效小節者不能行太威惡亦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
仲射桓公中鉤篋也遺也志公子糾而不能使怯也東
縛桎械桎械厚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
臣也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寔年沒
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馬奴曰臧
馬婢曰獲且羞
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
而耻天下之不洽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
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
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卿使曹
子計不方顧議不旋踵列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

死

管子地員篇

千義雖不
敢知然而
連超遠矣

王意歸直
智學

軍食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許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下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一士者非不能行亦
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捐之節定累
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映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

蘇頌濱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徒則橫說行交合而能
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寵

悃

頌中先生迂論不
足取

過儼春氣凌兒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
因事敢言切中機會非難解紛如决濱隄
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以來一人而已

柳東廓評此篇文勢從橫詞法叢密如大將專兵劍
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又評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
時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
連之說也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
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

魯連書不為則已
為則其策不也如
此強中氣習既則
人近亦頗甚其
論欲以意氣口舌
巧立功名于頃刻間
蓋荆川自云

而辨察

林次崖評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得
仲連此書不忍背燕而自殺其賢過於曰
單信乎為天下士矣

唐荆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
觀射聊城書至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
人為單所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
夫士人不幸生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
不能則去之舍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
巧立功名于頃刻間此狹士遺書所謂天

下士者不若是也或謂書乃偽作然附天
遺書實已有之何暇辨其殆魏主所謂
強作者與

右紀事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
單以即墨破燕救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
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
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
連乃為書而矢之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獄中上梁王書

柳陽

篇中臣問晉夫語
有曰等文字更端
是以是何則故也
等文字轉接相承
論之而以今家說
入本意節如此

牙云此等
家效惟兩
漢有之東
京以下無
有

要上二事
殆不足述
特為這而
句設以起
下文耳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貫日象
為君畏畏其
不成也按荆軻入秦之時太子丹相氣見白虹貫日
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師古云精誠感天故白虹貫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自然太子尚疑而不信也
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故
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
不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或其精誠上格故太白蝕
昴昴趙分也將有災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太白天
之將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什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訛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頭
大王執察之晉王人獻寶楚王削之楚人荆氏得寶
王獻之武王王

贊收上意
如長堤一
障百流俱
注太有力
量

知與不知
是出段主
意

茅云文字
繁爛羣羽
明珠自是
奪目

人曰石也則左足武王薨又獻之文王王人又曰
石也則其右足望成主時袍髮哭於郊乃使王人攻
之果得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故令後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于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
少加憐焉謂者白頭如新頭不相知
傾蓋如故
即所謂一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期
見而信識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期
為秦將被藉荆軻首以奉丹事也王奢去齊之魏
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法
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以為魏累遂自剄○文法高妙

許

是以三字
一轉又亮
決然承上
意復說蘇
白二子

自語有曰
至得於浮
辭說皆及
復由與知
與不知意
以謝王之
知已

入朝見嫉
又是凶段
主意以下
皆覆前此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而君者，行命
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
生之信，軍生古之信，士守志忘難，白圭戰亡，不城為
魏取中山，主為中山，將亡大城，君欲殺，何則誠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
駮，音快提，駮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白圭顯於中
山，功而尊顯也。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何則而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也。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臆脚於宋，時人彼此，則卒相中山，范雎拉齊折

捐

意而未以
三君不感
於衆口者
收之以諷
王

茅去文字
豎與真知
何米且段
段相承無

齒於魏卒為應侯。范雎嘗隨項賈使齊，齊主賜金
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答擊雎，折斷其脅肋。此二
而打落其牙，齒雖死，得出亡，入秦為應侯。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
末人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水自徐衍負石入
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
海，折人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
之心。以投人主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聞其歌聲之善，僉後車載之，封戚為相。此二人者
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斷續處所
以為佳

偏聽生奸
又是此段
主意而以
公聽並觀
者收之以
訊王
上面大意
凡三大段
至此方收
轉說梁王
身上去然

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即饋女
之事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也事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存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也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土積是以秦
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
子臧故威主宣王所以強盛此二國且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
辭哉公聽並觀垂明堂正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
聽之而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象有欲殺舜之暴管
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蔡有流言之惡以丹

不能盡事
始本由余
子臧以觀

此段先以
聖王提起
方轉下言
齊晉善用
士秦越用
士不終卒
歸海宗王

不能盡事外為仇心今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敵未聞今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霸不足侔而三主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
而不悅田常之賢是說前事而為善意則相親燕王曾賢其相子之欲禱以燕國
而武簡公今使人君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去其心則國家安全也去其心則國家安全也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
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福祿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
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却其美畏偏隘納公謀作亂
勃鞞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勃鞞以呂卻之謀告
文公快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中鈞公卒用之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本

夫

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殺其身或樂

平且諸侯畢賀稱霸王人或以孫叔敖三六相而

讚種作亂越主賜種劍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六相而

不悔孫叔敖楚之屬士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

知其非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入灌園於陵子仲賢

相使人往聘之子仲出使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者與其妻逃乃為入灌園披心腹見精素墮肝膽施

懷可報之意者思必報披心腹見精素墮肝膽施

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無所愛措則桀之犬可

使吠堯而蹈之客可使刺由厚則無不可使何況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為大主道哉

軻刺秦主不成而死七族生

之沈沒也吳王闔閭欲殺

言士必為

用示已必

有以取王

文勢甚強

曲未向

收復申已

意有不書

之音

今天下以下到相盼之

逆美史記文選比日

作今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賤維蒙

乞索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託逢比干之

意欲畫忠當世之君

而素無根柢之容惟

精神欲開忠信輔人

設言甚高

茅云只此

六句承接

詞氣極即

文字奇崛

句句照上

有情所謂

回頭蛇法

是作文之

利刃

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

罪焉執其妻子蟠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

罪燒其妻子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揚其灰

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奇言曲也柢帶也輪困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器謂服玩之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隨珠和璧柢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維蒙

乞索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也出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

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

珠

王之治則人主云
此書取教字疑誤
且備出之出當作忠

言聖王以規後世

此段先以隨珠夜璧枯木朽株

設譬然後入事意思

既新文又項伏甚佳

鳥集二字用得奇

上面長譬曲喻皆可

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各模下負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地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謀善計而即行之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

度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金厚遺秦生寵臣中度手蒙嘉為先言於王曰燕

願舉國為內臣又獻燕督亢之地高而窮七首見秦

王猶自引而起乃免七首其頭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王天下漁載之以歸立為太師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太公望道途卒遇共成何則

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綺之制使不羈之士與

始明自張瞻而正言

此言已終不肯聚志

求合以結之要其自負始不小矣

聲氣逼人真足起坐

牛驥同皂漢書音釋為左右使辟侍帷牆臣妾所牽

之所居也皂制說文云牆垣也然惟妾之所止牆臣

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鮑焦怨世不用已米蔬于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朝歌之音朝歌者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

不時也迴車未詳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

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之人則士有伏死嘔死巖穀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右紀事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

孝王游陽為人方智略慷慨不可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乃徙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鄒東廓評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成切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也林次崖評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觚鑿意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

國權謀之習蓋值聖祖學絕之秋要未可盡律以大道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疵短之也胡思泉評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侵趨於偶儻蓋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李九我評獄中書逐客書皆挾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上有伏蛇穴中耳則人主安得不且駭且愕漢斯爵而客鄒陽也故曰勢而禁之雖驕必懼彼公之言此為左券矣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云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

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皆出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廢土相與言殿下閣勤宜令德業各

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以類也清時書臣之名君簡謂君簡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

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

誨懇懇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

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悲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常

講音如羸音如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講音古豆切骨

衣也羸羸也漿且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裂音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

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然者李伯陽

入西戎

林云此段

叙所屬之

悲慘功勳

人然羸生

有言誰為

為之執令

應之待悲

何益耶

也唐曰改棄為吟嘯感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

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

曰古者明王伐不敢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木身負

戮杜預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帶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遠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

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更成戎狄之

族又自悲笑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下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頭以

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後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據

須推有法

胡云降虜

何功罪亦

不小

詞

卸云叫強

書文選

卷一

卷一

以為上隆有見陵如
此四字

天漢隱五臣作天漢

自昔先帝
至是易為
力執是一
大段叙已
成功之難
與見敗之
故而末以
高帝自解
文勢從橫
不可模擬

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念人悲，增慘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謂武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言以漢
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謂馬也然猶斬將搃旗，追奔
逐北，師敗曰北威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若
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不任以意謂此
時功難堪矣，堪勝也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

帥

茅云然猶
西字齊用
四次見成
功之難此
章法也

三筆取有
波瀾句法
可嘉

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
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云陵與單于連戰，士卒故傷
持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
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竭，
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徒空也爭以先登，當此時
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
戰，賊臣管敢也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當之，五故陵
戰十亡，入匈奴，因大進新兵，漢軍敗，陵遂降，
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晉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一信不得兌耳

莊子師教語不悅

身云教語
雖由頓挫
亦善目文

林云既已
為臣而又
殺之是二
心也豫讓
不為前輩
已有定論
報恩固主
之言皆假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竟乃得免以當
陵者豈易為哉而執事者云云漢書苟怨陵以
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
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
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取前書
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驥駟虜讎然南
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力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
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
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
之讐報魯國之羞吳王發精兵擊越敗之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據於會稽勾踐自會
稽七年無備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于黃池范蠡曰
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吳吳王自殺

托耳非忠也

○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恨乃獻汶邑
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曹
沫執匕首劫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
乃許焉還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
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
陵救軍于為兵以備漢於是
族陵家母弟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醜蕭何為民請死上怒下廷尉械繫之
有人惡樊嘗黨呂氏上怒命軍中
斬管陳平畏呂氏執會請長安○陳希反韓信欲應
之事竟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彭越反高祖
遷處蜀呂后徙長安來自上誅之遂○人告越反
夷三族薛公云前年醜彭越往年殺韓信趙肉諸也
鼂錯受戮周魏見辜七國反表盜言斬錯可以罷矣
遂囚錯斬陳彭○周勃免相就

隱作功臣義士

此段叙漢
待功臣之
薄後引武
以寓已意

國嘗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所下廷尉捕治之
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敬遂論嬰棄直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信命世之本
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
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二子謂范蠡曹沫言才能者被囚 陵先將軍功略蓋
戮不如二子之能聖耻報功也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身絕域之表此
功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
貴臣即衛青青與廣擊匈奴廣願居前青不許廣懷
馮弘兵出東迷惑失道後大將軍因問失道
狀廣嘆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里之虜遭時不遇至於

鳳州天錄
武賞不附
功而心無
德是不見
君父之非
所以為忠
臣具李陵
矣

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
而歸丁年丁年老母終堂也生妻去唯婦年少此天下
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奮猶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尚書龜曰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昆以黃土天子社東
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受軒乘之
賞開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
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寧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
貪佞之類悉為廟廟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
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窮節欲使遠馳之臣望風
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

先云詞雖
過激然文
勢頓快波
瀾騰涌目
不可及

漢書卷九十九

鳳州云陵
謂漢亦負
德其志若
之罪必不
察辭然詞
氣家逆雄
視萬夫如
以其文而
死自不可

亦賢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
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
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秦時未有紙以竹簡編字下筆有議則以刀削去
耶之故吏以刀筆自隨又功臣曰蕭何從持文鼎議
論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
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
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勉事聖君足下亂子
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娶胡嬪生子名通固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柳東廊評此書意多謬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

胡

鹿門評為諸誠
凌者白寬莫長
者見也

意云孔明
屢以先帝

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呵
成無雕斲斧鑿痕可見西漢文字
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衆憤
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終
揚反覆曲折豪宕既通誠漢文之巨擘者
王夙洲評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
感激悲痛者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諸葛孔明

風

一本不毛下有并日而食四字

話臣為言直是明已可託以釋後主之疑且有箴規意字眼安得好

長

策

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代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又務於東曹休東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無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是計取勝坐定天下

滿一作帶

條陳利害雖在右畫而取論之意不一而足非識時勢者不能言非拍貝忠者不欲言也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正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盡為孫策所據故亮以訊各據州郡論安言討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窮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南陽死為流矢所中險於焉東表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危於祁連西國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表譚據之操幾敗北山伯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壘道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搗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操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斬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下如然後偽定

趙

讀表表表
趙雲一段
讀詩至杜
陵論孔明
詩真是隨
波所謂伯
仲之間見
伊呂指麾
若定失自
曹運糧漢
祚難恢復
志决身城
軍務勞嗟
差孔明之

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中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合此東南與湖作馬四越樂湖不戢任力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在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而夏
後先主擊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
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
然夜趙雲陽群馬王闇芝下立白壽劉卬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衝突之將實叟青卷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
而用之實叟青卷皆其屬也散
騎武騎皆騎兵自然喪趙雲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
管到此乃計其士卒物故也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二分

用亦若
美於惟杜
陵知孔明
之心

兩本曹劉
難觀之重
一篇意思
全在末一
層結可見

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住則有守
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而不及發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
賜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
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關先主
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進兵圍成
勢兵北征夏侯斬夏侯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
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敗敗孫權遣呂蒙秭歸蹉跌

全在末一
層結可見

全在末一
層結可見

料一作見
臣
吃

忠肝義胆

先主後仇為陸遜所敗孫身曹丕孫子不虞獻
今歸州雖殊猶言朱措也
自稱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王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右紀事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亟發欲出

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

朱晦庵評余讀唐薛能詩云山夜經過滿徑蹤隔溪

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

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

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

灰然觀後表所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上五下

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直足以風萬世為
入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

豪傑

羅錦山評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

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

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

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真是為法

鄒東廓評疊山執範惟取前出師表余之續取其後

者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况此

讀文筆統絕平林

表文勢層疊而意思正入於後學深有所裨
益者乎

胡思泉評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
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
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
知己者也

茅鹿門評鞠躬盡力幾語名宰相之見名宰相之言
張南軒評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睹於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
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
皇極正天心挽回先主仁義之風垂之萬
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家

首段辛苦
之體固非
用心難測
然句讀自
是有法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祚孤苦無所至千成立既無伯叔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
應門五尺之童共執事立形影相弔惟形與影而劉

洗馬乃東
官管取此
謁者太子
出則當直
前法導威
供備言洗
馬也

夙嬰疾病嘗在林藪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建奉聖朝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遠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即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限以微賤當待東宮非臣墮首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速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且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
無恨不行若相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離則違退不得李堂本
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蜀人先

猥

育

擢下敗寵命優
渥四字

迫切之情
堪以流淚

言更婉曲
動人

主帝室之胃紹漢正統各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
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
何忍存稱蜀為偽朝乎予歷職郎署官至尚本圖官
每讀至此為之不滯惜哉書即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
終養其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

蜀書先主傳

二十一

臣微志度劉佹侍卒保餘年臣生當隨有死當結其
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
殺以殉壙及死顯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
戰魏顯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嬖而顯遂獲之
顯曰若人云我乃所嫁嬖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
命余是臣不勝大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右紀事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
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
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
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
漢中太守

安子順評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以必
不友也

冷齋夜話

李格非善論六嘗曰孔明出師表劉伶酒
德頌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

翁正春云

謝疊山評

亦微遠二

十餘年不

受安用及

遺宋曆重

傾不願

身軀起敗

亡之開百

辱不渝用

送母江濱

送母江濱

柳東廊評

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太
名家者以一言之失也愚此而觀全文則
誠為主
沛然自肺腑中流出殊無斧鑿痕此數君
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
名世而詞氣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
主氣以誠為主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
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茲
羈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
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
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行屢之以為馬呼

宋之通播臣曰大元
遊隋氏曰宋頑民
大元之遊民地其兩
願祈任雜以牛馬
輪彈共稽前肝
混用莊諸其何不
見痕迹至南深
味之則有激烈涼
不可犯之志而亦
得危行言孫之法

乃授命燕
土豈以知
過厚薄為
重輕哉故
有表齊四
匪之說

唐順之曰
其詞甚厲
其志甚爽

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曰我為宋之通播
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隋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
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
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
縱大元仁恕天運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
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
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氏評謝君欽敬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也觀
其却聘丁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朽

續文章軌範六卷

續文章軌範六卷

一篇綱領
 行字含下面正心正
 聖正義正仁正禮正
 真智
 和字是樂之通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七

東廓先生 鄒宇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樂書論

司馬遷

夫上古明王樂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也欲將欲
 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
 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
 起可便見
 廷知樂之
 亦
 此段意思
 深遠

續文章軌範評本

正心乎上而以治之下
而以此之

史作爾徵音使人
樂善而好施爾羽音
使人整齊而好禮

和正禮雅動賢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
具贊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察化黎庶也琴長八尺
一丈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
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
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
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聞
羽音使人樂善而好施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
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竄外不可
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邪奸之行竄內故樂音者君
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

忘節面意

此段意思
明快且舉

禮樂並論
是借客形
王法至當
不易之論

論中音樂為綱五音之說及鍾磬琴瑟雅頌之音自為一類為且治教為綱正心正理仁義
禮智及後段溫舒方正等自為一類為且末對舉禮字明禮樂內外相因以治之

結更有意
味

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
防滯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主使人耳聞雅頌
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道仁義之言
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鄒東原評馬遠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造而詞法
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又識此論
而後可以語
名家之作

唐荆川評前半篇得樂之神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一漢評余讀大史公樂書見其舍音論治卒乃倦
倦於使人聞雅頌之音道仁義之言未嘗

論中音樂為綱

一作低回
說想見鄉往之
實

王慎中曰
千古名言
一字不可
增減

予坤曰此
篇僅二百
字而意獨

〇〇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敬回遑留之
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

不莫其深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
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尋于戈殘民以逞
狠心自遂快意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
臣相與修其律度網罟其音容而曰吾作
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不與也而迂
知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
本與

說所以為立世家

精到

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
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曰屈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

之史遷似亦溺于流俗者而能尊孔子以
世家置老子于外傳其見不亦卓乎先東
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史片
耳

羅大經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
之光明也安侂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共其
羨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于

上以為字如周景頗之類失之矣前古王
景畧近古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孔真西
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有筆力有
氣勢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辯信孔是言也
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左惡能激乎

樓云三個
然字為轉
語當看

趙一恒曰

太史公贊意有三言二子入秦取卿相垂
功于天下乃因強秦之勢亦如長神之善
舞多錢之善賈然士亦有偶合命為之也
不然賢如二子者多不得盡意者又何限
然二子之功因激而成其初之困厄亦甚
矣士之處困
可不肖力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後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安豈願問哉不待甲頌及據國義
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
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
王儻曰四
相字相立
皆有意

三雋應劭曰烹鄴
食其敗田橫驕韓
信也

季子與矣

王維楨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交無所利也是太
史公一篇本意

○○前通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前通一說而喪王雋其得不
烹者幸也伍彼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誅雖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敬青蠅春秋以來禍敗
多矣昔子翬謀桓而曾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
牛套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
宰落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楚上官訴屈懷王

引伍被當
誅以明前
通之幸

廢叙利口
之禍

句法公徒
文勢廣

莊

讀之見其
不其其質
是老卒老
識文字

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塵生江克浩靈大
子後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絲疎臨親可不
懼哉可不懼哉

鄒東廓評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
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王鳳洲評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
法蒼老奇健紆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却
是孟堅贊中第一文字學者執讀此篇下
筆自有警策處最易動人

言傳喜書

何武

代

先以傳喜
說起下味
十二字的
當

以平六字
本的當見
喜正朝氣
象

四句一盪
說下後只
由明子玉
句亦是一
法

茅坤云有
閑並教文
字

師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喪喪失望皆曰傳自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
 太后哀帝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
 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
 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
 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而
 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蘇頗漢散萬金
 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右紀事右將軍傳喜太后使與也太后不欲令喜
輔政以司馬為大司馬武上書尋復進用

鄒東廓評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不用舍之意已
盡以漢文之精簡者

政

丁南湖評

何武不附賊養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
 其節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其後之思
 則其功澤在生民且其書敷奏詳切援古
 証今不避太后微德陳辭漢末人材斯為
 類波之砥柱矣而卒死於莽手惜哉

茅鹿門評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澀澀奏書之體且中
 間許多曲折許多樣樣須三三復讀之纔見
 其佳

王鳳洲評

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浩繁難讀而委
 置不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吝不經
 思如何武以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却許
 多心力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梓人傳

柳子厚

卷之九

二

茅坤云一
籍論就
包含在此
教內而
吾善度材
吾指使數
字尤見入
意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璿在光德里有梓人欲其門
願備隙宇而處焉隙當作隙馮轉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家不宥龔斷之器龔音籠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
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
焉捨我衆莫能成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
執杖而中處焉置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材曰

法驟甚工

梓人之
能可謂曲
盡

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頌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斥者斲力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于堵為瓦
而曲畫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畫
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因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
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
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斧者

兩句收
前意

惟美再三
乃轉下去
有欲動詩
相意

柳文工下有八字

前面自下至上
下面自上到下順
逆弄文

已下以幾箇精字
比說

叙釋道之
各持人如
九五段文
聖旨法

段三前

為徒隸為卿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
士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
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外散方伯又云十國以
為連連有帥罷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
下皆有番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士之各有
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
使焉條其經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
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有法

第鹿門云
委住群狀
空以坐亭
成功彼秉
鈎持衡之
相向憚而
不為耶聞
子厚之言
可以首矣

傳

此段天說

於堵而續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缺有
邊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
衆官且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放周之理者曰
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式相乎通是道者所謂
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格勳為公以簿書
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百

伐

聽當化所

詩如彼築室于道謀

不通相道者照上有文法北上較長正得未得之法

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任相又別有一種奇

謂不得其職則當去

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士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去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

議論世好變宗子家右冠屬一體有不可以苟去者奈何以必去為快耶

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鄒東廊評梓人時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

王荆石評以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其授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置彼以為為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宜
布詩褒因奏言褒有秩才上乃徵褒既至
詔為聖主

揚儀曰起
句有策序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也

累叙幾句
而兼亦了

服也純絲純絲也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藜野菜也糗乾糧也

此二句乃
一篇總腦

食也糗麥飯也大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

此二句乃
一篇總腦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恭
也惟思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焉

此二句乃
一篇總腦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也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也

汗

何孟春曰
惜工馬為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喻乃刀插
馬无非為
下文張本

苦勞終日乾乾乾乾徒作勞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

茅中曰工
用也得句
人馬相得

淬其鋒越砥歛其鋸淬者淬燒劍令熱漬于水中以取
利也鋒刃也越砥磨石也水斷蛟龍陸割犀革忽若

取精舍神
相得若草
意相聯屬

等泛塵塗利劍斬所收犀若以
也欲謂磨也錐劍力也如此則使雞婁督羅

其借容形
王之法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困者工用相
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傷壞馬也而不進

其借容形
王之法

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醫膝駭乘且醫膝
駭且

其借容形
王之法

者良馬名馬怒有餘氣常驚驚而後行駕則且至故以為各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
良

其借容形
王之法

韓哀古善御者縱馳馳驚忽如影靡如日影過都越

其借容形
王之法

乾音霸音霸

又喻

唯音報
以一段既
聖主說

引古來証

國如歷塊如竹歷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絲綈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
 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
 任者必極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成主封伯禽于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
 沐三髮髮一飯三吐哺又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
 法寬刑緩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
 為王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人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使風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

閱一作解

就賢臣說

蓋聖曰說
出君臣遇
合意惠大
畏都及而
登言清句
聞見登其
反覆其讀
一唱可以
三嘆

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
 士不至夫士之所不至者君天下之賢者也四方
 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儀而君
 犹礼之况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礼之暮月四
 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匡合即匡九九合由此觀之君以者勤于求賢而
 逸於得之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誠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鬻俎太公
 困於鼓力百里自鬻審威飯牛罹患也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
 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木朝離蔬釋離
 而享膏粱與也潔狎也辱也離也剖符錫壤剖符錫壤

橋木

吳段合至
主賢臣說

又生一喻

至以方正
說賢聖相
遭之不偶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在必有聖智之君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
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
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
陽依木長剛動于巽赫
三數相感故能運風
虫名世謂之蜻蛉也
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利見大人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列其見之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毛詩大雅文王篇
故世平主聖
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
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雖伯牙操遶鍾逢門子變為號猶未足以喻其意

漢書文選作
難

引喻切當

又又一譬

字字警心
言言刺骨

吳段得傲
戒之意非
徒文而已

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
服射者漢書曰黃帝禹成龍迎黃帝帝乃一騎小臣
控龍鬣七技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抱龍鬣號故
曰鳥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
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志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昌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景
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大
游自然之勢恬淡魚為之場
莊子曰大恬淡寂寞虛
無無為以天地之平而

借

按皇帝是道德
時使王褒之至
求金馬碧
鷄之神故
褒此頌及
之度幾所
謂與言者
得諷諫法
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手其以寧也

章大吉曰以于漢文當列丙科以最切舉子業錄之

胡持化評起四句設譬自叙第十節且謙辭叙應詔

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

論賢者國家之先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

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

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
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入臣規諫之體文
之有益于世主者

五代史伶官傳論

六一居士

起句便含
下滿招損
意

有左風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也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先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使事以一少字告廟請

此言其盛
若坤云此
段抑揚悲
壯令人感
激
堅言其表
必象傑與
休人對言
可見盛衰
得失懸絕
知此
收拾幾句
甚有啟省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于

人勝

所願豈獨伶人也哉今語

鄒東廓評

以篇為伶官而篇末數句方總說出愈見此等種類亡國憾身之易易也學者熟思之而作史評必得

○與蓋嘗覽饒書

度子王生

茅鹿門曰
立意正大
詞亦有法

明主知君系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凡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延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巨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許穎陽云
直以人臣
太義規之
意自雅切
明目張膽
議論

天

句句鍛鍊
字字雕琢
讀之愈快
人意
身又保
身悸動之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
蹤而慕子存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撻。曲而不詘。太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
然其言
鄒東廓評。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澤規勸之法。
又評。按此蓋以危行言隱。望寬饒也。然則宜在
許穎陽評。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其作只一段
倪古石評。無一字怠慢。無一句塵埃。字有深意。句有
沈思。愈讀而愈可嘉。書札中難得。以詩文字

子或脫庶字

以詩議論
大有意致

句法長短
相稱可式
可式

胡秋宇評。咄咄逼人。子亦一。击高士耶。
茅鹿門評。有精采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體。不
可及書詞中。
李九我評。能作古人詞調。而意亦高。
○賀進士王祭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得場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亦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氓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不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場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滄滄之具

後孟子天
將降大任
來

茅鹿門云
子厚此書
特稱其讀
古人書小
文章善小
李則泰元
之无突行
可知所以
一本存則

或以不給滄音修滄音髓素人漫曰修齊人骨吾是
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
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於是有冰火
之孽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
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
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
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無他為京
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
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去之多嫌也在出口則嗷嗷者以

以為得重
賂而不免
于竊映也

數語頓挫
一篇議論
全是完慰
泰元且以
為同祿之
相吾子即
泰元亦嘗
類解一樹

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蓋之者
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
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
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于行列猶
有觀視而竊哂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
而為章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
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人之疑慮舉為灰燼黔
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不能乃可以顯
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正回祿神之相吾子也
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下夕之為足下

想泰元親
在故前云
勤泰樂
朝夕未
之云願曾
之養其為
與也大矣
照上卷字
樂字

譽也。有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聞其發。策也。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縞之蓄，縮受悔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公之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公十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魯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羅錦山評

東坡眼空，一盡獨喜。陶柳雖近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好處也。三端謂五端筆端舌端。

鄒東廓評

以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遠，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法。

王鳳洲評

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語君子謂是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則

君逸於上，臣勞於下
二句總說上二第以法
平天也，一旬終一第
說天道之業以收之

以天道至
人立說是
大議論

長知三句
收上二段
惜勤字立

○待滿院記

王元之

披介枕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垣之進，撰傳友可也。庸上無取，如蘇道之不私，故人可也。泰元果，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而獨遊，一知己耶。胡為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端與為幸，無所加也。入司馬之堂，宜其及矣。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謂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

說要見待
漏乃人臣
當事非為
勤也

用一思字
添許多意

思

以何以字
我將字願

字來形容

宰相之思

何等巧妙

茅坤云巧

慶在唐字

竊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州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于為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其

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也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依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陰陽風不和灾眚存

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登

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

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

發旋

對上又交
一意有權

度有筆力

克坤云絕
似奸臣態

待且而入

與假寐而

坐就見忠

邪之分

相臣只以

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言名相乃思

其或松鬱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陔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群吏羨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

陷陷假寐而坐九門既開車墮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感焉政柄於是乎隳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反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奸相乃思之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

構字進之細味之
亦有思之意

不善

三品非忠
則好非奸
則庸而未
庸庸一段
本簡切可
愛
二段言所係之復有益毀無譽九轉旅進旅退退
重以示當慎
則進進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取
庸相尤尤棘寺左棘九卿所位也小吏王禹偁為文
有意味有棘寺周官所謂王外朝之

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結之似箴體

鄒東廓評宋置待滿院者示勸政也元之記筆揮

明悉于續文章軌範而終之以以篇者息

茅鹿門評公諫院題名詔物為垂在立教之文

王鳳洲評句句見待滿意是時五代氣骨未除未免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釋七卷大尾



萬曆新春孟秋月
穀旦熊冲宇發行

京師書林

武村新兵衛
林 久次郎
植村藤右衛門

再 彫

正德乙未年孟秋



